

珍禽異獸，淡出江湖——

金庸小說改版的一個觀察

陳俊宏*

壹、前言

金庸小說的版本，自 1955 年發表《書劍恩仇錄》迄今，基本可分作三大類：一是其於 1955 年至 1972 年所創作的小說版本，稱為金庸舊版小說，簡稱「舊版」；二是在 1970 年 3 月到 1980 年中，其作過全面修訂的小說版本，稱為金庸新版小說，簡稱「新版」；三是於 1998 年至 2006 年間，由其再次修訂而出版的「世紀新修版」，簡稱「新修版」。¹

金庸小說版本的相關論述，最早起於一般讀者，其中以倪匡最為著名，他在《我看金庸小說》、《三看金庸小說》與《四看金庸小

* 現為台灣師範大學國文所博士候選人及台北商業技術學院通識中心講師。

¹ 關於金庸小說三大版本分類的詳細內容請見陳鎮輝，《金庸小說版本追昔》，（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03），頁 13-16。

說》等書²，對此皆有著墨。1998年林保淳於「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出「金庸小說版本學」³，則顯示此議題已有進入學術殿堂的意義與價值。1999年羅賢淑在博士論文《金庸武俠小說研究》⁴中，則開闢一章討論新舊版本的差別。自羅氏之後，以金庸小說版本研究為題的學位論文便陸續問世，如陳韻琦《金庸武俠小說《神鵰俠侶》研究——遠流版舊版與新修版的解析》與吳家齊《金庸《射鵰三部曲》新舊版本研究》⁵等等。

歷來金庸版本的研究，雖都設有「人物」一節，但細究內容，往往是重「人類」而輕「動物」，甚至僅言「人類」而不談「動物」，倪匡、羅賢淑、陳韻琦與吳家齊都有此種傾向。其實，金庸小說中的動物自有其重要功用與意義，如果沒有神鵰，楊過如何能學得獨孤求敗的武學心訣；雙鵰最後殉情而死，更是對「直教人生死相許」的愛情迴響。而在不同的版本裡，許多動物也被作了的改動，這些改動，反映了作者的觀念變化，而這些觀念變化，在僅以「不同版本的『人』」為研究對象時，是考察不出來的。基於上述理由，筆者本文以不同版本中的奇異動物為研究重點，先列出舊版中的奇異動物，歸納新版本的改動方式，並探究其改動原因，並檢討改動

² 倪匡，《我看金庸小說》（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倪匡，《三看金庸小說》（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2）；倪匡，《四看金庸小說》，（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3）。

³ 林保淳，〈金庸小說版本學〉收於王秋桂編《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頁401-424。

⁴ 羅賢淑，《金庸武俠小說研究》（台北：文化大學中文所博士論文，1999）。

⁵ 陳韻琦，《金庸武俠小說《神鵰俠侶》研究——遠流版舊版與新修版的解析》（台中：靜宜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2004年）；吳家齊，《金庸《射鵰三部曲》新舊版本研究》（台北：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6）。

的利弊得失。相信本文確有開展空間，並可補前人研究之不足。

此外，必須交代的是本文所用的小說版本與「奇異動物」的範圍。前文提到金庸小說版本可分為三大類，筆者所用的舊版主要為當初香港地區所出的報紙與小說，輔以台北眾利書局的《射鵰英雄傳》，新版與新修版則採用台北遠流出版社發行的《金庸作品集》。至於小說中哪些奇異動物是筆者所要探討的？金庸書中所寫的動物，據筆者不完全統計，約有三百二十多種，而哪些可被稱作「奇異動物」，恐怕言人人殊，故筆者採取較明確且嚴格的標準，只要文本對那個動物冠以「靈」、「異」、「奇」、「怪」與「神」等字眼，便把牠歸入「奇異動物」⁶，以免淪入主觀判斷的爭議；但光憑這一點是不夠的，牠們必須在舊版便已現身，而且在新版或新修版時有所改動⁷，筆者才可藉此勾勒出作者觀念變化的軌跡。

貳、舊版中的奇異動物

舊版中的奇異動物，計有三蛇⁸、二鳥、二蛙、二蟲與一猴。

一、蛇

⁶ 例如「蛙蛤大戰」雖然極為精采，但雙方只是一般的青蛙與蛤蟆，金庸並未以「靈異」、「神異」或「奇特」等詞稱之，所以不在本文討論範圍。

⁷ 被稱為「神物」的小紅馬與「靈性」的白鵬在舊版已大致定型，後來只有細部的更動，沒有關鍵性的變化，所以本文亦不討論。

⁸ 由於金靈子與青靈子皆為「禹穴四靈」，都是鍾靈防身傷敵之物，也常在同一場合出現，所以筆者將牠們算為一種。

(一) 金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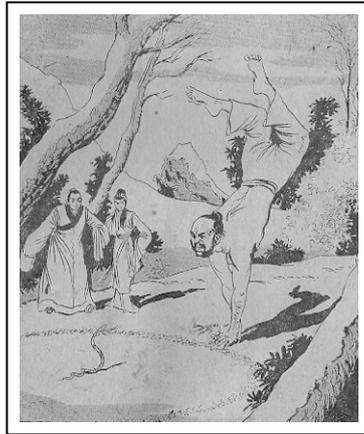


圖 1 袁承志與青青見齊雲璈欲收伏金蛇⁹

《碧血劍》是金庸的第二部小說，而其中寫的金蛇則是金庸所創造出的第一隻奇異動物。

將舊版、新版與新修版的《碧血劍》相比，舊版的金蛇最為特別。在〈竟見此怪屋，乃入於深宮〉這回裡，袁承志與青青到北京城外飲酒賞雪，恰巧見到「五毒教」的「錦衣毒丐」齊雲璈想要收伏一條長僅半尺的劇毒金蛇。那金蛇本與一粗如人臂、身長丈餘的大蛇相鬥：

⁹ 金庸，《碧血劍（第四集）》（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56），頁 67；圖下文字為筆者自加。

大蛇口中噴出一陣紅霧，小蛇在空中翻了一個筋斗，又落在地
下游走，……，小蛇東閃西避，常常間不容髮，……，但大蛇
始終傷牠不到。……。那小蛇在空中竟會打轉，彎腰一撞，登
時一頭把大蛇的左眼撞瞎。……，鬥不多時，右眼又被小蛇撞
瞎。……，兩蛇相對，大蛇一口把小蛇吞進了肚裏。……，只
見大蛇翻翻滾滾，似乎十分痛楚模樣，突然一個翻身，小蛇咬
破大蛇肚子，鑽了出來。¹⁰

金蛇咬死大蛇之後，便把瀰散在地面的紅霧吸入體內，並將大蛇屍
體拖入洞中。齊雲璈則靠雄黃藥圈與智計將金蛇捉住，其後又幾經
波折，最終金蛇落入青青之手。

（二）蝮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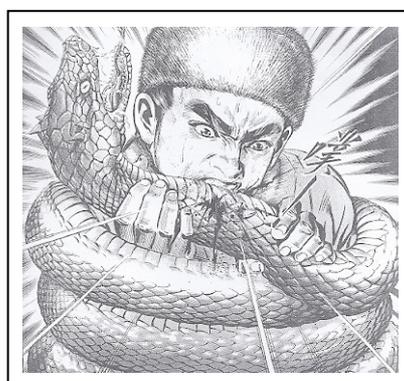


圖 2 郭靖取蝮蛇寶血¹¹

¹⁰ 同上註，頁 83。

¹¹ 本圖翻印自金庸原著，李志清編繪，《射鵰英雄傳（第七卷）》（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99），頁 46；圖下說明文字則為筆者所加。

在多數的武俠小說中，常有俠客得遇靈丹妙藥、服食紫芝首烏，因而增強功力或百毒不侵的情節模式。《射鵰英雄傳》中的郭靖與蝮蛇寶血，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蝮蛇本為「參仙老怪」梁子翁依古方所飼，準備他日養成後吸吮其血，藉以延年益壽，並「可以抵得十餘載的功力」，讓原來的武功「增強數倍威力」，沒想到這「曠世難逢的蝮蛇寶血」卻意外為郭靖所服。

服了蛇血的郭靖，立即「精神大增，力氣陡長」，接著與完顏康放對時：

說也奇怪，完顏康的拳頭從前打在身上十分疼痛，這番卻是正好打中癢處，舒服之極，……，要知按照古傳秘方，服用蛇血之後必須周身敲打，以發散血毒和鬱熱之氣，身上中一拳，功力就增一分。兩個人誤打誤撞，完顏康哪知自己竟做了郭靖服藥練功的得力助手。¹²

此後，郭靖又迭逢奇遇，終臻當世高手之境。

¹² 金庸，《射鵰英雄傳（第二集）》（台北：眾利書局，2001），頁384-385。

(三)「禹穴四靈」的金靈子與青靈子



圖 3 鍾靈放金靈子咬人¹³



圖 4 鍾靈使用青靈子攻擊段正明¹⁴

¹³ 本圖翻印自金庸，《天龍八部·一、無量玉璧·「禹穴四靈」的金靈子》，《明報》，1963.9.9；圖下說明文字則為筆者所加。

¹⁴ 本圖翻印自金庸，《天龍八部·一、御駕親征·鍾靈決意相救段譽》，《明報》，1964.1.7；圖下說明文字則為筆者所加。

「金庸茶館」中有個「金學會試」的小遊戲，它主要是由電腦出題來測驗讀者對金庸小說的熟悉程度，而其中有著這樣一道題目：

天龍八部裡的鍾靈，所養的寵物叫什麼？¹⁵

相信大多數的受測者都會毫不猶豫選擇「閃電貂」這個答案。沒錯，在新版與新修版的《天龍八部》中，這個答案確是無庸置疑的，但如果去翻查舊版的《天龍八部》，讀者將會發現鍾靈的寵物原為「禹穴四靈」的金靈子與青靈子，而不是「閃電貂」。

話說段譽與鍾靈在無量劍派搗亂，無量劍東宗掌門左子穆與弟子龔人傑欲攔阻兩人離去，鍾靈便向龔人傑拋出一條金鏈般的物事：

龔人傑只道是一件古怪暗器，也不敢伸手去接，左足一點，向旁避開，不料這根金鏈竟是活的，在半空中一扭，飛向龔人傑背上，原來是一條金色小蛇。這金蛇身形靈活已極，在龔人傑背上、胸前、臉上、頸中，迅捷無比的遊走。¹⁶

原來這金色小蛇就是「禹穴四靈」中含有劇毒的金靈子；而後鍾靈又將腰間一條腰間青綠長帶解下，攻向左子穆的手腕：

¹⁵ 「金庸茶館·金學會試」，<http://jinyong.ylib.com.tw/game/v1.0/game/game.htm>；internet；檢索日間：2009年7月18日。

¹⁶ 金庸，《天龍八部（第一集）》（香港：武史出版社出版，鄭拾記報局發行，1963），頁8。

左子穆一驚之下，急忙縮手，不料這衣帶乃是活的，來勢如風，左子穆只覺手腕一疼，已被那青靈子咬了一口，噹的一聲，長劍落地。青靈子搶到地下，身子轉了幾轉，已將長劍纏住，咯咯數聲輕響，長劍被它絞成數截。¹⁷

這青色長蛇，即是「禹穴四靈」中「皮堅勝鐵」的青靈子。兩人離開無量劍派後，又與神農幫發生糾紛，段譽與鍾靈雖靠二蛇傷了不少人，但終究不敵被擒，後雖脫險，但金靈子卻在此役中走失，杳然無蹤。

後來段譽被四大惡人與鍾靈之父鍾萬仇挾持至萬劫谷，段譽的伯父段正明率眾前往救人，在谷中巧遇鍾靈，鍾靈不知來人是敵是友，便用青靈子襲擊段正明：

（段正明）看清楚是一條極長的青蛇，張口吐信，往咽喉處咬來，當即伸出中指一彈，正好彈在那青蛇的七寸之中。保定帝這指力豈同小可，這小蛇雖是皮肉堅厚，但一彈之下，登時骨骼斷為兩截，跌在地下蠕蠕而動，扭曲了幾下，便即斃命。¹⁸

這既可作為腰帶服飾，又可當成兵刃的多功能奇蛇——青靈子，便在這陰錯陽差的誤會下一命嗚呼了。

二、鳥

¹⁷ 同上註，頁 11。

¹⁸ 同註 15。

(一) 血鳥



圖5 郭靖欲擒血鳥¹⁹



圖6 血鳥與雙睛合攻李莫愁²⁰

¹⁹ 本圖翻印自金庸，《射鵰英雄傳（第十一集）》之封面（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58）；圖下說明文字則為筆者所加。

²⁰ 本圖翻印自金庸，《神鵰俠侶·二、桃花島上·拂塵與大樹》，《明報》，1959.6.14；圖下說明文字則為筆者所加。

正如倪匡對金庸刪去「玉面火猴」而頗有微詞²¹，楊興安對新版少了「神異通靈，萬分可愛」的血鳥也是極為失望。²²

血鳥，又名小紅鳥²³，在《射鵰英雄傳》與《神鵰俠侶》均有出現。話說郭靖決定遵守與華箏的婚約，黃蓉傷心離去，郭靖進皇宮尋洪七公不著，行至隆興府武寧縣，偶識以捕蛇為生的秦老漢與孫女秦南琴，並助其解決困難，後聽秦氏祖孫說明，才知此地毒蛇本來甚多，但自從飛來一隻血鳥後，毒蛇幾乎被鳥吃盡。郭靖夜裡聽到血鳥叫聲，便與秦南琴出門察看，恰好血鳥與歐陽峰的蛇奴相遇，只見：

群蛇見了血鳥，起初嚇得簌簌亂抖，但隨即又均僵臥不動。血鳥咕的叫了一聲，蛇陣中出來四條大蛇，遊到血鳥身前，翻過身子，肚腹朝上。向鳥長嘴一劃，四條大蛇的肚子立時裂開，血鳥連啄四啄，將四枚蛇膽吞入了肚中。²⁴

蛇奴憤而發銀梭擊向血鳥，反被血鳥啄瞎雙目。郭靖見血鳥模樣可愛，能在火中沐浴，身發異香，頗為有趣，便想捉來日後送給黃蓉。郭靖用降龍十八掌與血鳥相鬥，本已得勝，卻粗心讓牠逃脫。

²¹ 倪匡，《我看金庸小說》，頁 23-25。

²² 楊興安，《金庸小說十談》（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頁 119-120。

²³ 在舊版《射鵰英雄傳》中，金庸對此鳥多用「血鳥」為稱，在舊版《神鵰俠侶》裡，則多以「小紅鳥」名之。筆者為求統一，除引文外，在行文中皆用「血鳥」一詞。

²⁴ 金庸，《射鵰英雄傳（第四集）》（台北：眾利書局，2001），頁 1111-1112。

後來黃蓉出現，驅雙鵰鬥血鳥，血鳥終於順服。歷經幾番波折，血鳥在青龍灘畔與黃蓉失散，最終仍飛回故居，與秦南琴相聚，而此時秦南琴已生下楊康之子——楊過。

十多年後，赤練仙子李莫愁上江南陸家尋仇，楊過正好碰見此事，便放出血鳥攻擊，李莫愁左眼竟被小紅鳥啄瞎，但血鳥卻也中了李的掌力，登時斃命。

（二）神鵰



圖 7 楊過見神鵰鬥金輪法王²⁵

若要論動物在金庸小說中的重要性，《神鵰俠侶》的神鵰、《射鵰英雄傳》的雙鵰與《白馬嘯西風》的白馬，可說是鼎足而立。神鵰在該書中，肩負護寶、療傷與傳功等作用，如果《神鵰俠侶》少了神鵰，那麼許多情節將無法推展，甚至連最根本的書名都要改動。

²⁵ 本圖翻印自金庸，《神鵰俠侶·十八、大俠之女·荒野之中，有人夜哭》，《明報》，1960.8.3；圖下說明文字則為筆者所加。

神鵰是「劍魔」獨孤求敗所遺之珍禽，叫聲「柔和清亮」，身子比常人還高出一個頭，毛羽疏落，黃黑間雜，頭頂長有劇毒紅瘤，且鉤嘴彎曲，口中「生了牙齒」，雙翅右短左長，無法飛行，只能撲擊，外貌醜陋但氣概威武。一次與八條巨大毒蛇相鬥，瞬間便將八蛇啄死：

出嘴部位之準，行動之快，即令武林中一流高手如郭靖、法王之流，也未必能夠。²⁶

此外，牠還可吸取巨蟒所吐毒霧，兼之力大無窮，與楊過相遇之後成為好友，還幫楊過抵擋金輪法王的攻擊：

（神鵰）右翅向前一搥，一股極猛的疾風向法王面門撲去，這一招宛似拳術中的「白鶴亮翅」，而勁力之強，為任何武學高手所不及。……。嘴啄翅撲，剛猛無比，進退趨避之際，皆有法度，想是受一代奇人劍魔獨孤求敗薰陶日久，嫻熟武術招數，因此以法王這等武功，也只能堪與之打個平手。²⁷

之後楊過斷臂，神鵰還啣來朱果為他療傷，增長內力，並領至「劍魔」獨孤求敗墓，得其「玄鐵重劍」與武功密訣。

舊版的神鵰，套句金庸自己所說的話，實是「造物的神妙」，至於新版神鵰是何模樣，就且待下文分解了。

²⁶ 金庸，《神鵰俠侶》（香港：武史出版社出版，鄭拾記報局發行，未註出版年月），頁 1112。

²⁷ 同上註，頁 1121。

三、蛙

(一) 紅蛙



圖 8 翠谷寒潭中躍出紅蛙²⁸

在舊版的《倚天屠龍記》中，張無忌不但機緣巧合得到白猿腹中的《九陽真經》，在翠谷裡還曾遭逢一種「奇特」的「異物」——紅蛙。

話說張無忌與朱長齡一起跌下峽谷，兩人命大落於突出的平台之上，張無忌為逃避朱長齡的加害而鑽入山洞，山洞盡頭竟是座「生滿了紅花綠樹的翠谷」，谷中有一碧綠深潭，潭水奇寒卻不結冰，張無忌心想其中必有奇特的物事，果然：

²⁸ 本圖翻印自金庸原著，董培新繪作《金庸說部情節：董培新畫集》（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頁 114。

聽得閣閣數聲，潭中跳出三隻遍體血紅的大蛙來。這蛙兒約有尋常青蛙四倍大小，一出水，身上便冒出一縷縷白氣，便如冰塊化為水氣一般。²⁹

後來張無忌將紅蛙烤來吃，只覺體內有股暖流運行，原來這紅蛙是生於至寒之地的至陽之物，常人吃了會立即七孔流血而暴斃，但張無忌剛好身中玄冥神掌之寒毒，「以至寒逢至熱，兩種毒性相互抵消，紅蛙的熱毒盡數消去，而體內的寒毒卻也消滅不少」。而後張無忌修習《九陽真經》，百毒不侵，再食紅蛙，紅蛙之毒已不足為害，其「至陽之性，反而更加厚了他九陽神功的功力」。

（二）莽牯朱蛤

莽牯朱蛤為天下萬蛇的剋星，一共有兩隻，是數種蟲蛇幾代交配所生的「千年奇物」，由鐘靈家族所飼養，平時被裝在玉匣內。鍾靈將之送給段譽，段譽又巧識木婉清，木婉清好奇玉盒中所裝物事，便開啓盒蓋：

只見盒裏是一對通體血紅色的小蛤蟆。這對血紅色的小蛤一見陽光，突然間「江、江、江」的大叫起來，聲如牛鳴，震耳欲聾。³⁰

²⁹ 金庸，《倚天屠龍記》（香港：武史出版社出版，鄺拾記報局發行，未註出版年月），頁 681。

³⁰ 金庸，《天龍八部（第三集）》（香港：武史出版社出版，鄺拾記報局發行，1963），頁 55。

接著便有千百條蛇兒蜿蜒而至，游到兩人面前時，則伏地不動，極是馴善，而無昂首欲噬之態。

後來段譽與木婉清被「惡貫滿盈」段延慶囚於石室之內，段延慶在飲食中下了強力春藥「陰陽和合散」，欲讓二人做出亂倫醜事，段譽為避免一時失控而使門風貽羞，心想朱蛤能制毒蛇，其毒性必定更為猛烈，便將朱蛤吞入肚中企圖自殺，沒想到：

段譽將這對蟒蝮朱蛤吃在肚裏，和那「陰陽和合散」的毒性起了生剋變化，不但陽氣之盛，沛然莫可或禦，並且生出一種吸取別人真氣的特性來。³¹

段譽因此練成百毒不侵的「朱蛤神功」，後又吸取多位高手內力，以致輕易學會以深厚內力為運功基礎的「六脈神劍」。

四、蟲

(一) 十二足蜘蛛

在金庸的武俠小說中，蜘蛛是種常為旁門外道參養與使用的毒物，且形象有逐部漸趨奇異的態勢。

在《碧血劍》裡，五毒教的何紅藥以「一隻極大的黑色蜘蛛」毒死「溫氏五老」的溫明義；在《神鵰俠侶》裡，金輪法王則放出

³¹ 金庸，《天龍八部（第五集）》（香港：武史出版社出版，鄭拾記報局發行，1964），頁88。

「天下三絕毒」之一的「彩雪蛛」咬傷「老頑童」周伯通；而舊版《倚天屠龍記》中的蜘蛛，則可說是金庸諸書裡最為特別的。

當張無忌與蛛兒（殷離）相識時，蛛兒說起自己名字取自於「千蛛絕戶手」這套功夫³²，並且還展示練功所用的毒蛛給張無忌看：

只見盒中兩隻拇指大小的蜘蛛，蠕蠕而動。兩隻蜘蛛背上花紋斑斕，極是鮮明奪目。尋常蜘蛛都是八隻腳，這兩隻花蜘蛛卻各有十二隻腳。³³

張無忌見了這十二隻腳的鮮艷蜘蛛，驀然想起王難姑《毒經》上的記載：

那經中言道：「蜘蛛身有彩斑，乃劇毒之物，倘若身有十足，更是奇毒無比，螫人後無藥可救。」眼前這對蜘蛛又多了兩足，連「毒經」也未載及，想必比那十足蜘蛛更是厲害。³⁴

然而到了新版時，這身具異相的毒蛛則遭到修改。

³² 「千蛛絕戶手」在新版時被改為「千蛛萬毒手」，據筆者推測，乃因「千蛛絕戶手」之名與同書武當派的「虎爪絕戶手」類似，故金庸改之。

³³ 同註 30，頁 723。

³⁴ 同上註。

(二) 冰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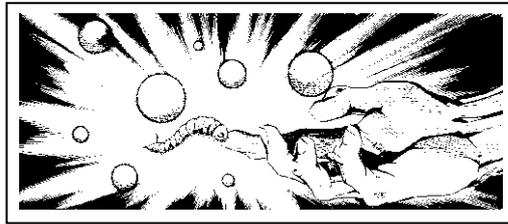


圖9 游坦之伸手讓冰蠶叮血³⁵

冰蠶，又名寒玉蟲³⁶，產於崑崙山，被三淨和尚帶到遼國憫忠寺飼養。一日，阿紫與游坦之利用「碧玉王鼎」捕捉毒物，沒想到竟引來一條巨大毒蟒，兩人正不知如何處理時，忽覺寒風吹襲，只見西北角有一火線迅速燒來，所經之處，草為之焦，且寒氣越來越盛，仔細一看，原是一條「純白如玉，微帶青色」蠶蟲爬近：

但它一來比普通蠶大了一倍有餘，……，二來身子透明直如水晶一般，那蟒蛇本來氣勢洶洶的抬起頭，這時卻嚇得什麼似的，……。那水晶蠶兒迅速異常的爬上蟒蛇身子，便似一片熾熱的炭火一股，一路向上爬行，蟒蛇的脊樑上便燒成了一條焦線，爬到蛇頭之時，那蟒從中裂而為二，便如以利刀剖開一

³⁵ 本圖翻印自金庸原著，黃玉郎繪，《天龍八部（第十卷）》（台北：東立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頁114。

³⁶ 此名在新版時被刪。

般。那蠶兒鑽入蟒蛇頭旁的毒囊，吮吸毒液，頃刻而盡，身子更脹大了一倍，遠遠瞧去，就像是一個水晶的瓶中裝滿了青色的汁液。³⁷

阿紫見冰蠶如此厲害，必是毒物之王，便叫游坦之將牠捉至王府。冰蠶養入王府偏殿後，殿內竟越來越冷，甚至連水都凍結成冰。過了數天，阿紫命游坦之伸手讓冰蠶吸血，游坦之默運《易筋經》行功法門，反將冰蠶精華吸入體內，練成「至陰至毒」的「冰蠶異功」。

五、玉面火猴



圖 10 張翠山、殷素素與玉面火猴³⁸

³⁷ 金庸，《天龍八部（第十九集）》（香港：武史出版社出版，鄭拾記報局發行，1964），頁 35。

³⁸ 本圖翻印自金庸，《倚天屠龍記·五、玄冰火窟·清洗熊洞，火窟取火》，《明報》，1961.11.6；圖下說明文字則為筆者所加。

倪匡在《我看金庸小說》中，曾提到舊版的《倚天屠龍記》有隻「可愛靈異」的玉面火猴，並且是張無忌的童年玩伴，但到了新版時，金庸卻將之刪去，倪匡對金庸這樣的改動則頗有微詞³⁹。

玉面火猴是種什麼樣的動物？有什麼樣的故事？那就必須翻閱舊版的《倚天屠龍記》才可得知全貌。話說張翠山與殷素素在探勘冰火島景物之時，突遇十幾頭巨熊圍攻，垂危之際，忽聞遠處傳來一陣「似梟鳴、似彈箏、似風過竹葉、似金鐵交鳴」的異聲。群熊聽到聲音，有如遇到剋星，莫不委頓在地，張殷二人定睛一看，原來異聲為一約三尺高、通體紅毛、白臉金眼的猿猴——玉面火猴所發。火猴對二人極為友善，不但解去群熊圍攻之厄，並生裂熊頭，取出熊腦以饗二人；且又身具異稟，入火不焚，還幫二人到火山口取得火種。

不久，謝遜亦漂流至冰火島，與張翠山夫婦義結金蘭，張無忌出生後，火猴有時同謝遜打獵，有時陪張無忌玩耍。十多年後，張翠山夫婦攜無忌乘船欲歸中土，火猴也一起隨行，但數日便不耐氣候漸暖，逕自跳上浮冰回到冰火島與謝遜相伴。

後來金花婆婆找到冰火島，欲奪取謝遜手中的屠龍刀，因忌憚火猴的銳目利爪，便用浸過毒藥的水蜜桃將火猴毒死。

參、新版本的改動方式

標題的所謂「新版本」，是對「新版」與「新修版」的統稱。由

³⁹ 同註 22。

於有些動物在「新版」便有改動，而有些則是遲至「新修版」才有變化，為使標目清晰簡潔，故以「新版本」概括之。下節標題之義亦同。

一、減弱

在改版時，金庸雖然把某些動物保留下來，但卻將其異能或異相做某種程度的減少與消除，筆者將此種改動稱作「減弱」。這樣的情形出現在金蛇、蝮蛇、神鵰、毒蛛、莽牯朱蛤與冰蠶身上。

在舊版與新版《碧血劍》裡，都有金蛇鬥大蛇、齊雲璈收金蛇與五毒大戰的情節，內容大同小異，但到了新修版時，跟金蛇有關的篇幅從六頁減為一頁半，前兩段事件皆遭刪除，五毒大戰的描寫也簡化許多，金蛇的神異性大大降低。

《射鵰英雄傳》蝮蛇寶血的功用從舊版「可以抵得十餘載的功力」，讓武功「增強數倍威力」，弱化成新版籠統的「大增功力」。⁴⁰這一改動看似無關緊要，實則造成後續情節發展的不合邏輯。⁴¹

《神鵰俠侶》的神鵰原本口中有牙，這種不符鳥類生理的構造後來被消除，其可在瞬間啄死「八」蛇的能力減為「四」蛇⁴²，與金輪法王相鬥的情節也遭刪去，從舊版到新版，神鵰的異相與異能都明顯削弱。

⁴⁰ 金庸，《射鵰英雄傳（一）》（典藏版）（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頁 263。

⁴¹ 相關論述請見本文第五部分「幾處可商榷的改動」。

⁴² 金庸，《神鵰俠侶（三）》（典藏版）（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頁 922。



圖 11 蛛兒與八足毒蛛⁴³

《倚天屠龍記》蛛兒為練「千蛛滅戶手」(新版作「千蛛萬毒手」)，必須吸取蛛毒練功，舊版的毒蛛有「十二隻腳」，新版改為「八隻腳」⁴⁴，使之合於自然界蜘蛛的身體結構。

《天龍八部》的莽牯朱蛤可以召蛇與伏蛇，此異能在新版被刪除，只保留服食後讓人「百毒不侵」的作用。

冰蠶的狀況比較特別，它的異能是先增後減的：在舊版中，時間是五月初夏，天氣和暖，冰蠶寒氣卻使茶水凍結；到了新版，季節改為七月盛暑，天氣更熱，但茶水仍為之成冰；到了新修版時，又改成三月暮春，但刪去水凍之事，僅寫室內頗為涼爽。⁴⁵

⁴³ 金庸原著，馬榮成主編，《倚天屠龍記(三)》(台北：東立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頁71。

⁴⁴ 金庸，《倚天屠龍記(二)》(典藏版)(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頁667。

⁴⁵ 冰蠶的異能雖是先增後減的，但筆者以新修版為最後依據，所以仍將冰蠶的改動放在「減弱」這項。

二、刪除

「刪除」指的是金庸在改版時，讓這些奇異動物在該書中「人間蒸發」，且無創造其他新動物代替之。這樣的改動有血鳥、玉面火猴與寒潭紅蛙。

血鳥出現在舊版的《射鵰英雄傳》與《神鵰俠侶》，新版則將相關情節大多予以刪去。其唯一可提之事有二：一是郭靖和黃蓉騎雙鵰飛離鐵掌山時，裘千里（新版改名為「裘千丈」）欲一同離去，血鳥飛來啄瞎裘之雙眼，讓他失足掉落山谷，到了新版時，此舉則改為白鵬所為。⁴⁶其二是李莫愁左眼為血鳥啄瞎，在新版血鳥被刪，李莫愁因此保全一雙「美目」。

玉面火猴出現於舊版《倚天屠龍記》，主要作用在幫張翠山夫婦解除熊群圍困之厄與取得火種。火猴被刪之後，圍困張翠山夫婦的白熊由十數隻減成「兩頭」，二人便輕易地將牠們殺死，而火種則由擊打燧石獲得。⁴⁷

寒潭紅蛙亦是舊版《倚天屠龍記》裡的動物，張無忌吃了之後，消解了一些「玄冥神掌」的寒毒並增加內力。其實寒潭紅蛙算是「雞肋」之物，因為張無忌所習的《九陽真經》便具有相同甚至更強的功能，新版將其刪除，反而更顯簡潔。

⁴⁶ 本處白鵬雖替代了血鳥的作用，但此事所佔篇幅與重要性在所有與血鳥相關情節實為九牛一毛，不成比例，所以筆者將血鳥歸入被「刪除」而非「替代」的奇異動物。

⁴⁷ 金庸，《倚天屠龍記（一）》（典藏版）（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頁 238-242。

三、替代

除了「減弱」與「刪除」外，金庸還用了「替代」的方式——將原有動物刪除，並創造新物取代之，但這樣的例子僅有一個，便是新版《天龍八部》用閃電貂代替舊版「禹穴四靈」的金靈子與青靈子。⁴⁸

綜合以上所論，除了可知金庸運用了哪些改動方式之外，並可看出「珍禽異獸，淡出江湖」的趨勢——從舊版到新版，便已大致底定；從新版到新修版，則是賡繼餘緒。⁴⁹

肆、新版本的改動原因

一、擺脫還珠樓主影響的焦慮

在舊派武俠中，還珠樓主李壽民是一位相當重要的作家，其作品「開小說界千古未有之奇觀」，想像玄妙，筆力雄偉，又融合三教思想，不僅引領一時風騷，更為後世之師，流風所及，許多後起者都承其餘澤。葉洪生便指出：

⁴⁸ 金庸用閃電貂代替金靈子與青靈子的原因與得失，請見本文第五部分「幾處可商榷的改動」。

⁴⁹ 蝮蛇、血鳥、神鷗、玉面火猴、寒潭紅蛙、毒蛛、閃電貂與莽牯朱蛤在新版便已改動完成，只有金蛇與冰蠶在新修版才完全定型。

（還珠樓主）影響波深浪闊；50年代以後的武俠作家，幾乎無一能脫出其「萬有引力」之外，……，至於套自《蜀山》的真經、密笈、神掌、玄功、靈藥、異獸、奇禽、怪蛇以及凌空虛渡、千里傳音、陣法妙用等等，更不勝枚舉。⁵⁰

這樣的現象不僅為研究者指出，也被作家所承認。金庸在接受訪問時，便曾多次提到喜歡還珠的小說，欣賞他豐富的想像力，並坦言自己的作品也受其影響。⁵¹

金庸雖未具體指出哪些地方受還珠影響，但僅就筆者所觀察到的⁵²，舊版《射鵰英雄傳》黃藥師吹奏的「天魔舞曲」，便是脫胎於《蜀山劍俠傳》的「天魔妙音」⁵³；《神鵰俠侶》中神鵰銜來餵食楊過的「朱果」，亦是從《蜀山》移植而來⁵⁴。除了武功與靈藥之外，還珠小說中的奇蟲異獸，當然也是金庸取經的對象。例如舊版《倚天屠龍記》的可生裂熊腦、不懼烈火的「玉面火猴」，便相當類似《蜀山》中的「金猱」與「火无害」：

⁵⁰ 葉洪生，《論劍——武俠小說談藝錄》（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頁38。

⁵¹ 沈登恩編，杜南發等著：《諸子百家看金庸（伍）》（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97），頁26、100。

⁵² 舊版金庸小說中模仿還珠之處頗多，筆者限於篇幅，僅能略舉一二，日後將撰專文詳論之。

⁵³ 還珠樓主著，葉洪生批校：《蜀山劍俠傳（第六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頁1954。

⁵⁴ 還珠樓主著，葉洪生批校：《蜀山劍俠傳（第三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頁519、526、568。

（金猱）似猴子又不似猴子，……，乃是專食百獸腦髓的神獸。⁵⁵

（火炆害）其形如猿，……周身紅毛，……，生來不畏烈火。⁵⁶

而《天龍八部》的「冰蠶」，更是直接從《青城十九俠》搬取而來，連名字都一模一樣：

靈雲隨將大葫蘆蓋揭開，……，內出飛出一物，形如春蠶，通體雪白。出初長約尺餘，迎風便自暴長丈許。周身銀光閃閃，隔老遠便寒氣侵人，適才酷熱立即消滅。……。蠶口張處，飛出兩股尺許粗細的白氣，由洞口直射火中，所到之處宛如滾湯潑雪，狂濤之捲微燼。蠶口白氣兀自噴發不已，轉瞬瀾漫全幕不見火影。⁵⁷

當然金庸小說中的冰蠶已是「由仙返凡」，沒還珠書中見風就長與撲滅火山的能力，但仍是一隻特異的蟲豸。巧的是當初游坦之爲了抓冰蠶，也是將冰蠶裝在「葫蘆」內。

⁵⁵ 還珠樓主著，葉洪生批校：《蜀山劍俠傳（第八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頁 2022。

⁵⁶ 還珠樓主著，葉洪生批校：《蜀山劍俠傳（第二十三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頁 6224。

⁵⁷ 還珠樓主著，葉洪生批校：《青城十九俠（第十一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頁 2600。

雖然「創新」與「因襲」在文學史評價上同樣具有意義⁵⁸，但大部分的人都不願被分在「因襲」的隊伍裡。所以到了改版時，金庸爲了擺脫還珠樓主「影響的焦慮」⁵⁹，刪去了玉面火猴，降低冰蠶異能，也將其他模擬的內容作了修改⁶⁰，以提升作品「自出機杼」的純度，並鞏固其一代「武林盟主」的地位。

二、簡省非必要的人、事、物

由於金庸小說最早是以連載形式發表在報刊，寫作時「先構思了幾個主要的人物，再把故事配上去」，僅羅列大綱而缺乏細節的精密考量，所以會有「拖拖拉拉」的狀況，也難免有一些「不必要的東西」⁶¹。所以在改版的時後，金庸對作品進行了「瘦身」手術，將一些非必要的人事物做了簡省。

⁵⁸ 見顏崑陽：〈論「典範學習」在文學史建構上的「漣漪效用」與「鍊接效用」〉，收於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學生書局，2002），頁 787-833。

⁵⁹ 「影響的焦慮」(Anxiety of Influence)爲哈羅德·布魯姆(Harold Bloom)提出，此說雖對詩歌所發，但筆者認爲可通用於各種文類。簡單來說，一個後起作家往往受到前輩作家的影響，因此產生似乎所有文學主題與技巧皆被先人用盡，自己只是拾人牙慧，無法再出新意的焦慮。而後起作家若要消解這樣的焦慮，就必須「誤讀」、「修正」前人，進而樹立自己的風格。詳細內容請參看哈羅德·布魯姆著，徐文博譯：《影響的焦慮——一種詩歌理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頁 5-16。

⁶⁰ 新版將「天魔舞曲」改爲「碧海潮生曲」，「朱果」則改成「蛇膽」。

⁶¹ 同註 52，頁 16、28。

舊版《射鵰英雄傳》小紅鳥被刪，便是這樣理念實踐下間接受到影響的一個案例。在改版時，金庸認為「穆念慈的角色兼了舊版中的秦南琴。二女的作用及個性遭遇頗為相似，略嫌重複，合二為一，可以簡化」⁶²，所以將秦南琴刪去，所以穆念慈最後並未殉情而死，而是懷著楊過回到牛家村的故居，對於二女的合併，讀者有正反不一的意見⁶³，但秦南琴既然消失了，所謂「皮之不存，毛將焉附」，當初因她所引出的小紅鳥、蛙蛤大戰、鐵掌幫行兇等物與事當然也一並刪除。

此外，舊版《倚天屠龍記》的紅蛙，其作用與《九陽真經》類似，「小說戰則，均以簡單為佳」⁶⁴，比較紅蛙與《九陽真經》的重要性，在《倚天》中，實相去不能以里計，故捨紅蛙而取《九陽》，也就理所當然了。

三、提升真實性與可信度

武俠小說是一種虛構性質的文類，金庸認為其好壞的判準只在於藝術上的美或不美，而「不屬於真或善的範疇」。⁶⁵話雖如此，也許是金庸對歷史深具興趣，又或是想讓小說漸臻「經典」之列，在改版時，他對作品真實性與可信度的提升卻也是不遺餘力，大至

⁶² 見《射鵰英雄傳》(典藏版)的〈後記〉。

⁶³ 陳墨贊成將二人合併，但楊興安認為刪去秦南琴減少該書的精采度。

⁶⁴ 「金庸茶館·金庸一百問」，<http://jinyong.ylib.com.tw/lib/jynews33.htm>；internet；檢索時間：2009年8月12日。

⁶⁵ 見《射鵰英雄傳》(典藏版)的〈「金庸作品集」台灣版序〉。

「歷史意識的強調」⁶⁶；小至注意武俠小說是以中國古代社會為背景，人物的言詞必須合乎這樣的語境。⁶⁷

基於上述動機，舊版的珍禽異獸也因之作了不少改動。以神鵰為例，金庸在新版對神鵰的異相異能作了刪削，〈後記〉雖指出這種怪鳥是現實生活中所沒有的，但話鋒一轉，卻又以一百多字的篇幅說明史上確有外形類似的「象鳥」存在過，如此先抑後揚，神鵰反而增添了幾分真實性與可信度；又如舊版《倚天屠龍記》中的十二足蜘蛛，筆者曾經詢問過幾位昆蟲學專家，也查過幾本百科全書，所有答案都說目前世上所知的蜘蛛皆為八足，新版將其改為正常形態，相信也是不想讓讀者覺得太過匪夷所思之故。

四、避免雷同

金庸自言在《鹿鼎記》後，其輟筆停寫的原因是「變不出新花樣了」，不想「重複自己寫過的故事和人物。每一本小說，總希望和上一本不同」。⁶⁸其實，這樣的原則不僅體現在他的創作上，在修訂版本時，金庸也是盡量地將雷同的情節與人物或刪或改。舊版《書劍恩仇錄》無塵道人年輕時為愛斷臂，舊版《倚天屠龍記》也有「金

⁶⁶ 金庸認為「有了歷史背景，便加強其真實感」，「歷史背景……可以增加它的可信度。」，見沈登恩編，杜南發等著：《諸子百家看金庸（伍）》，（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97），頁9與頁71。至於「歷史意識的強調」的相關內容請參見林保淳：《解構金庸》，（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08），頁50-52。

⁶⁷ 如舊版《書劍恩仇錄》李沅芷認為霍青桐「漂亮」，新版則改為較具古典氣息的「頭臉整齊」；舊版《白馬嘯西風》說「眾人圍著蘇普，誰也沒注意到她」，新版則將「注意」改為「留心」。

⁶⁸ 同註51，頁16、28

瓜錘」方評失戀於滅絕師太，憤而斷臂之事，到了新版時，方評則被刪除；舊版《倚天屠龍記》周芷若最後竟要張無忌接掌峨嵋，此舉與《笑傲江湖》定逸師太求令狐沖接掌恆山過於類似，故新版《倚天屠龍記》對此點作了修改，沒明白寫出周芷若意欲何為，反留下遐想空間。

許多奇異動物的改動，也是為避雷同。如《天龍八部》的金靈子與《碧血劍》的金蛇都是金色小蛇，含有劇毒，且動作敏捷，甚至都可在空中扭身轉彎，相似度幾達百分之百。又《天龍八部》的莽牯朱蛤本有兩隻，皆收藏於玉匣之內，這頗類《碧血劍》裝於金盒中的兩隻「朱睛冰蟾」；而段譽吞下朱蛤的情節也類似張無忌食寒潭紅蛙，所以到了新版時，莽牯朱蛤數量減成一隻，並且是在山林中活蹦亂跳的野生動物。

伍、幾處可商榷的改動⁶⁹

一、改動金蛇的得與失

將三種版本的《碧血劍》並陳相較，可看出從舊版到新版，有

⁶⁹ 本文審查委員認為本章小節雖是「得與失」、「利與弊」及「成與敗」，但筆者似乎只從反面意見論述，與標題不甚切合。其實在行文時，如「改動金蛇的得與失」，筆者有先舉出陳墨的肯定之論，接著才提出自己的反面看法；在「改動金蛇的得與失」筆者亦嘉許金庸擺脫神異、突破俗套用心；在「以閃電貂取代金靈子和青靈子的成與敗」中，也以為如此改動有「耳目一新的感覺」，所以實際上，筆者是正反兩面看法皆有陳述的。

關於金蛇的內容只是「小改」；從新版到新修版，則可謂之「大修」。

對於新修版的「大修」，陳墨是予以肯定的，他指出許多與金蛇的相關的情節是「為傳奇而傳奇，並無太多審美價值」，而齊雲璈只是相對次要的人物，不需太多戲份，刪去是「自有道理」。⁷⁰

但是筆者並不完全贊同陳墨的看法，反認為這樣的改動得失互見，新版與新修版各有優劣。金庸曾說「《碧血劍》的真正主角其實是袁崇煥，其次是金蛇郎君」。金蛇郎君夏雪宜在小說的開始恐怕就已不在人世，在書裡並未真正出場過，其人其行主要是由私淑弟子袁承志、仇人溫家五老、妻子溫怡與情人何紅藥所建構描繪出來的。但若將新版中所寫的金蛇與金蛇郎君夏雪宜相對應，其實可發現金庸不但「以人寫人」，甚至也運用了「以物寫人」的藝術手法。如金蛇與大蛇相鬥時，其身法箭進電退，鑽入蛇口又破腹而出，夏青青便道「這小傢伙真是又兇又狡滑」⁷¹，這考語若冠在夏雪宜為報仇而使用的諸般技倆上，亦是極為恰當；而在五毒大戰時，金蛇見同類不敵蜈蚣而下場相助，袁承志感歎「蟲豸之中也有俠士」⁷²，這也與有些江湖人士稱金蛇郎君為「怪俠」，並曾仗義排解焦公禮與仙都派糾紛等往事遙遙相應。

此外，齊雲璈在書中雖只是二三流的角色，但他在何鐵手以武力鎮壓教中叛眾時，卻有相當大的作用，若不是他想謀奪教主之位而放出金蛇暗算，何鐵手不見得會受傷而被迫出教。在舊版與新版

⁷⁰ 陳墨，《評析金庸小說新版》（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2008），頁 20-22。

⁷¹ 同註 11。

⁷² 同註 10，頁 108。

中，齊雲璈當初被金蛇咬傷，袁承志用冰蟾相救，齊雲璈竟想將被冰蟾據為己有，這不但點出他性格中忘恩負義的一面，也成為日後行為的伏筆；在新修版裡，齊雲璈抓金蛇、奪冰蟾的情節都刪除殆盡，其覬覦教主之位的舉動則顯得有些牽強突兀。

基於上述理由，筆者以為金庸改動金蛇的得與失，還是有一些可以商榷的空間。

二、改動金蛇的得與失

在上文中，筆者提到金庸為脫卻過於神異的描繪，所以將蝮蛇寶血的功用弱化。這樣的改動看似沒有沒太大的問題，但實際上卻造成情理的不通。林保淳便曾指出：

在舊本中，郭靖誤飲「蝮蛇寶血」，內力明顯增強，正是為後來習「降龍十八掌」作伏線；但是，類似的情節，幾已成為武俠俗套，且未免過於「神異」，因此金庸於修訂時大力刪削，卻忘了予以補救。⁷³

「降龍十八掌」在金庸小說中，被設定為是一種「掌法簡單但勁力精深」的功夫⁷⁴；若再參以《倚天屠龍記》丐幫幫主史火龍當年只為了練其中的十二掌，便因內力不濟以致上身癱瘓之事⁷⁵，吾人可

⁷³ 林保淳，《解構金庸》（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08），頁50。

⁷⁴ 舊版、新版與新修版的《射鵰英雄傳》都如此形容「降龍十八掌」。

⁷⁵ 舊版、新版與新修版的《倚天屠龍記》都有此事。

確定「降龍十八掌」練成的基本要件不在天資的賢愚不肖，而是取決於內力之深淺。

所以如果照金庸所改的，以郭靖不滿二十的年紀，加上駑鈍的資質，雖曾蒙馬鈺教過兩年全真內功，並喝了「新版」的蝮蛇寶血，且日以繼夜的鑽研習練，其武學修為應仍比不上史火龍，但他卻在短短一個月便學會十五掌⁷⁶，而史火龍卻連十二掌都還練不成，這在情理上實在是說不過去，讀者亦難免產生疑慮。

筆者以為金庸想擺脫神異、突破俗套，其用心雖然可嘉，但結果卻往往利弊互見，甚至弊大於利。有些改動無關故事主體，如將毒蛛的腳由十二隻減為八隻，刪去寒潭紅蛙等等，則不妨為之；若改動與情節發展相關，則應作更通盤整體的考量，以免牽一髮而動全身，在蝮蛇寶血這一點上，反倒是「不改」勝於「修改」了。

三、以閃電貂取代金靈子和青靈子的成與敗

為了避免蛇類出現次數的過於頻繁，金庸在新版《天龍八部》裡，用了其他作品所未曾出現的動物——閃電貂，取代了鍾靈原來的寵物——「禹穴四靈」的金靈子與青靈子。這樣的更動，的確讓人有一新耳目的感覺，但細究某些修改後的情節，卻會發現一些不合情理之處。

⁷⁶ 舊版寫郭靖在「一個月之中」學會十五掌；新版改為「一個多月」，時間較長；新修版與新版同。



圖 12 閃電貂咬傷左子穆⁷⁷

例如在舊版裡，左子穆手腕曾被青靈子咬傷，由於青靈子本身沒有毒性，所以左子穆僅受外傷，並無性命之憂；但到了新版中，閃電貂取代了金靈子與青靈子（尤其是金靈子的性質），所以被設定成是「毒貂」，被咬者活不過七日，但左子穆被咬了之後，未服任何解藥，作者也無作任何補充或交代，竟讓他在十多日後，還生龍活虎地仗劍追著擄走他兒子的葉二娘，這實在是一個明顯的疏漏。到了新修版時，金庸應該也發現了這個錯誤，所以將被閃電貂咬傷之人改為左子穆的弟子，問題才得以解決。

另外，舊版中神農幫幫主司空玄曾用蛇藥克制住金靈子與青靈子的行動；到了新版時，司空玄仍依樣畫葫蘆，以其抵禦住閃電貂的攻擊，對此金庸雖有補充說明：

⁷⁷ 本圖翻印自金庸原著，黃玉郎繪《天龍八部（第一卷）》（台北：東立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頁10。

閃電貂體內聚集諸般蛇毒，司空玄的秘制蛇藥極具靈效，善克蛇毒，閃電貂聞到藥氣強烈，立時抵受不住。⁷⁸

但筆者認為這個說法太過牽強，一是在這緊要關頭上，司空玄並不知閃電貂體內毒性屬於何種，為何敢孤注一擲的用蛇藥而非其他藥物相對，倘若藥不對症，整個神農幫可能就會覆滅在這小貂的利牙劇毒上；二是因閃電貂體內積聚蛇毒，蛇藥便可克制其行動的說法也不盡合情理。其實，只要將司空玄所用之藥改爲有可迷昏獸類的功用，或會散發讓獸類厭惡的濃郁氣味，一切問題便能迎刃而解，毋須非「蛇藥」不可。

陸、結語

歷來金庸小說版本的研究者，往往有偏「人類」輕「動物」的傾向，更有甚者，如涂明淮在《金庸〈天龍八部〉版本研究》⁷⁹，對冰蠶的改動視若無睹，完全不置一詞。筆者欲一反常態，高舉「動物權」旗幟，把各版奇異動物的變化當成論述的重點。

綜觀各節所論，可知舊版中的奇異動物計有三蛇、二鳥、二蛙、二蟲與一猴。新版本運用「減弱」、「刪除」與「替代」等方式

⁷⁸ 金庸，《天龍八部（一）》（典藏版）（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頁41。

⁷⁹ 涂明淮，《金庸〈天龍八部〉版本研究》，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2008。

改動。金庸之所以會作這樣的改動，筆者認為是基於「擺脫還珠樓主影響的焦慮」、「簡省非必要的人事物」、「提升真實性與可信度」、「避免雷同」等因素。對於金庸來說，三大版本的好壞排序應是新修版優於新版，新版高過舊版，但筆者舉出三項可商榷的改動，顯示孰勝孰負仍有討論空間。

「珍禽異獸，淡出江湖」，是筆者觀察金庸武俠小說改版所得出的一個結論，相信這個結論在「金庸版本學」中，自有一定價值。此外，如果能立基於上，更可進而探討金庸對還珠樓主的承襲，甚至是新舊派武俠小說間千絲萬縷的關係⁸⁰。

⁸⁰ 本文審查委員對於從「珍禽異獸」入手，以之窺見新舊派小說間關係的可能性提出質疑，認為須先釐清「神奇寶（動）物」在新舊派小說發展過程，才能有較公平、科學之論。筆者對於審查意見非常感謝，然限於篇幅，在此無法詳細回應，將來必另撰專文以說明之。

參考書目

一、金庸作品（按版本與創作先後排序）

（一）舊版小說

1. 報紙

金庸，《神鵰俠侶·二、桃花島上·拂塵與大樹》，《明報》，1959.6.14。

金庸，《神鵰俠侶·十八、大俠之女·荒野之中，有人夜哭》，《明報》，1960.8.3。

金庸，《倚天屠龍記·五、玄冰火窟·清洗熊洞，火窟取火》，《明報》，1961.11.6。

金庸，《天龍八部·一、無量玉璧·「禹穴四靈」的金靈子》，《明報》，1963.9.9。

金庸，《天龍八部·一、御駕親征·鍾靈決意相救段譽》，《明報》，1964.1.7。

2. 圖書

金庸，《碧血劍（第四集）》（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56）。

金庸，《碧血劍》（台北：眾利書局，2001）。

金庸，《射鵰英雄傳（第十一集）》（香港：三育圖書文具公司，1958）。

金庸，《射鵰英雄傳》（台北：眾利書局，2001）。

金庸，《神鵰俠侶》（香港：武史出版社出版，鄭拾記報局發行，未註出版年月）。

金庸，《倚天屠龍記》（香港：武史出版社出版，鄭拾記報局發行，未註出版年月）。

金庸，《天龍八部》（香港：武史出版社出版，鄭拾記報局發行，1963-1966）。

（二）新版小說

金庸，《碧血劍》（典藏版）（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

金庸，《射鵰英雄傳》，（典藏版）（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

金庸，《神鵰俠侶》，（典藏版）（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

金庸，《倚天屠龍記》，（典藏版）（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

金庸，《天龍八部》，（典藏版）（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

金庸，《俠客行》，（典藏版）（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86）。

（三）新修版小說

金庸，《碧血劍》（新修版）（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2003)。

金庸，《射鵰英雄傳》，(新修版)(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金庸，《神鵰俠侶》，(新修版)(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3)。

金庸，《倚天屠龍記》，(新修版)(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

金庸，《天龍八部》，(新修版)(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5)。

二、近人著作（按人名筆劃排序）

王秋桂主編，《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

沈登恩編，杜南發等著，《諸子百家看金庸（伍）》(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97)。

林保淳，《解構金庸》(北京：中國致公出版社，2008)。

金庸原著，李志清編繪，《射鵰英雄傳（第七卷）》(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

金庸原著，馬榮成主編，《倚天屠龍記（三）》(台北：東立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

金庸原著，黃玉郎繪，《天龍八部（第十卷）》(台北：東立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

金庸原著，黃玉郎繪，《天龍八部（第一卷）》(台北：東立出版社有限公司，2007)。

金庸原著，董培新繪作，《金庸說部情節：董培新畫集》（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8）。

哈羅德·布魯姆著，徐文博譯，《影響的焦慮——一種詩歌理論》（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

倪匡，《三看金庸小說》（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2）。

倪匡，《四看金庸小說》（台北：遠景出版事業公司，1983）。

倪匡，《我看金庸小說》（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

陳墨，《評析金庸小說新版》（台北：風雲時代出版社，2008）。

陳鎮輝，《金庸小說版本追昔》（香港：匯智出版有限公司，2003）。

楊興安，《金庸小說十談》（台北：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

葉洪生，《論劍——武俠小說談藝錄》（上海：學林出版社，1997）。

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系，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主編：《建構與反思：中國文學史的探索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學生書局，2002）。

還珠樓主著，葉洪生批校，《青城十九俠（第十一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還珠樓主著，葉洪生批校，《蜀山劍俠傳（第二十三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還珠樓主著，葉洪生批校，《蜀山劍俠傳（第八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還珠樓主著，葉洪生批校，《蜀山劍俠傳（第三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還珠樓主著，葉洪生批校，《蜀山劍俠傳（第六集）》（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

三、學位論文（按人名筆劃排序）

吳家齊，2006，《金庸〈射鵰三部曲〉新舊版本研究》，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涂明淮，2008，《金庸〈天龍八部〉版本研究》，台北市立教育大學中文系碩士論文。

陳韻琦，2004，《金庸武俠小說〈神鵰俠侶〉研究——遠流版舊版與新修版的解析》，靜宜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

羅賢淑，1999，《金庸武俠小說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四、網站資料

「金庸茶館·金庸一百問」，
<http://jinyong.ylib.com.tw/lib/jynews33.htm>；internet；檢索時間：
2009年8月12日。

「金庸茶館·金庸會試」，
<http://jinyong.ylib.com.tw/game/v1.0/game/game.htm>；internet；
檢索日間：2009年7月18日。